

乡村振兴背景下婺源甲路村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路径研究

张诗瑶

江西师范大学

DOI:10.32629/bd.v9i5.4457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战略框架下,传统村落作为承载乡村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核心载体,其保护与活化成为城乡规划领域的重要命题。本文以江西省婺源县甲路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其作为徽饶古道枢纽的历史地位与“徽派建筑遗产+非遗技艺+宗族文化”的复合价值体系,系统分析其在物质空间、文化传承、产业结构等维度的现实困境,并从文化遗产活化、产业融合发展、人才治理创新、政策资金保障四个层面构建针对性路径。研究结合《甲路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17—2030)》的落地实践,引入“分级保护——活态传承——协同治理”的三维模型,旨在为同类商业型古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问题——对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深度协同。

[关键词] 传统村落; 历史遗产; 乡村振兴; 保护与活化; 城乡规划

中图分类号: G623.41 文献标识码: A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lu Village, Wuyu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hiyao Zhang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strategic framewor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core carriers of rural material and intangible culture—have made their protection and activation a key proposition in urban-rural planning. Taking Jialu Village in Wuyu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practical dilemmas in material space, cultural inherita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ther dimensions based on its historical status as a hub of the Huirao Ancient Road and its composite value system of "Huizhou-styl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techniques + clan culture". It further constructs targeted paths from four aspects: acti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tegr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n talent governance, and policy-funding guarantees. Combin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actic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for Jialu Village (2017—2030)", the research introduces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hierarchical protection—living inheritance—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iming to provide a full-chain "problem-solution" approach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commercial ancient villages and promote in-depth synergy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historical herit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servation and activation; urban-rural planning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重要性

中国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1],如何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同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成为城乡规划领域的重要课题。

甲路村是徽州古村落的典范,兼具文化与社会价值;古建筑群集中,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1.2 研究目标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的路径,以江西省婺源县赋春镇甲路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文献分析、案例比较等方法,查阅相关文献,了解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系统分析甲路村在传统村落保护与振兴方面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2 概念内涵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现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是承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其核心特征包括历史悠久性、文化独特性、空间格局完整性、社会生活活态性和价值多元性。

3 案例现状分析

3.1 甲路村概况

甲路村位于婺源县的西南面,赋春镇境内。由水坑、大坑、三门江、梅源、梅春、徐源、甲路7个自然小村组成。村域山水格局完整,是传统古村落的典范。

村落最初的布局,以始祖祠为中心,依次向外发展,沿甲路主街分布,形成极具特色的甲路老街。街巷分布、居住形式体现了传统聚落建设的规制,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甲路文物古迹集中,古建筑群遗存较多,保留了浓厚的聚落式遗风,表现出清代前后民居的演变轨迹,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

3.2 保护现状分析

3.2.1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甲路村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显著,规划范围内有3处市县级文保单位、6处不可移动文物、46处建议历史建筑及大量传统风貌建筑,还有15棵古树、2处古井等历史环境要素,构成厚重历史底蕴。对文保单位采用“真实性修复”,如马廷鸾故居按“原材料、原形式、原结构”修缮;对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分类整治,划定保护范围与控制地带,从高度、色彩、材质等方面严格管控,维护村落风貌协调完整。

3.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甲路村有婺源抬阁和甲路纸伞制作技艺2项省级非遗项目,特色鲜明。通过“场所与线路保护”固定抬阁巡游路线,串联村落文化节点;设立非遗传承馆开展展示与研学活动;依托油纸伞厂、傩面具木雕厂打造观光体验中心,推动“非遗+旅游”融合,实现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3.2.3 空间格局与产业规划。村落空间布局规划合理,格局清晰明确。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甲路老街及传统街巷肌理,守护了村落的文化根脉;建设控制地带以居住和旅游服务功能为主,实现了历史保护与现代生活、旅游发展的有机结合。

3.3 现实困境

3.3.1 物质空间保护与现代生活需求的冲突。甲路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现存建筑大多为木质结构,不少梁柱已出现腐朽倾斜的状况。基础设施更是老化严重,远远无法满足现代生活的标准^[2]。

为改善现状,亟需推进“管线下地”“雨污分流”等工程改造。村落建筑布局紧凑,地下地质条件复杂。在铺设地下管线时,既要避免破坏古建筑的地基,又要保证管线的合理布局和功能实现,这对施工团队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极高要求。

3.3.2 文化传承的“空心化”风险。城市化进程加快致留守现象突出,非遗传承人老龄化加剧,宗族文化社会网络弱化^[3]。年轻人外流使传统节庆参与度下降,春节、元宵氛围变淡,舞龙舞狮等民俗活动难以为继。旅游开发虽带来经济收益,却催生“表演化”传承问题。

3.3.3 产业融合的平衡性难题。旅游业过度商业化威胁甲路村古村原真性。创意商业街若引入大量现代业态,如快餐店、时尚服装店等,将破坏传统街巷风貌,改变村民生活与价值观念,消弭古村文化特色。

3.3.4 保护与发展的制度性瓶颈。甲路村虽有《保护发展规划》,但实施中部门协调不畅。核心区建筑修缮涉及多部门,职责不清、审批繁琐,修缮缓慢。村民修缮自家古建筑,需多头申请,审批耗时久,易延误修缮,加剧建筑损坏。

4 保护与活化路径构建

4.1 文化遗产活化: 分级保护与活态传承并行

4.1.1 核心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规划。核心保护区作为村落文化基因库,严格遵循“刚性控制”原则。通过划定紫线明确保护边界,禁止一切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运用“微更新”理念,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微修复。例如,在石板路铺设中,使用古法石板拼接技术,同时引入透水混凝土等现代材料增强耐久性,全面恢复“石板铺路、青砖黛瓦”的历史风貌。

对于46处建议历史建筑,依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标准》,实施“修缮+功能置换”的有机更新策略。在改造过程中,注重保持建筑原有的空间尺度与结构特征,实现历史建筑的可持续利用。

建设控制地带作为核心保护区的缓冲区域,承担着风貌过渡与功能承接的重要作用。运用建筑风貌引导图则,明确坡屋顶、木门窗等传统元素的具体设计标准与比例要求,确保建筑风貌与核心区协调统一。

4.1.2 非遗活态传承空间规划。非遗活态传承需要特定的空间载体支撑。在村落中心区选址建设非遗传承基地,形成“非遗工坊+职业院校”的空间合作模式。非遗工坊按照生产流程进行功能分区,设置原料加工区、技艺制作区、成品展示区等,为学员提供沉浸式学习环境。职业院校教学区配备多媒体教室、实训室等设施,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一体化。

4.1.3 场景化展示空间营造。结合抬阁巡游路线,运用景观叙事理论,在创艺广场、张氏宗祠等节点进行场景化空间营造。创艺广场作为非遗展示的核心空间,设计开放式展演舞台,采用下沉式广场布局,增强观众的参与感与体验感。设置互动体验区,提供纸伞绘制、傩面具雕刻等工具与材料,游客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参与制作。

4.2 产业融合发展: 文旅引领与多元业态协同

4.2.1 “文旅+”产业空间布局。基于城乡产业空间布局理论^[4],构建“文旅+”产业矩阵。核心产业围绕“徽派建筑探秘+非遗体验”主题,整合马廷鸾故居、太医祠等资源,打造宗族文化研学基地。在空间规划上,将研学基地划分为教学区、体验区、住宿区等功能板块。推出“古建寻踪”“纸伞手作”“抬阁巡游”等精品线路,通过交通流线分析优化线路组织,串联村落内的重要文化景点与体验空间。

4.2.2 延伸产业空间开发。在村域“林业生产功能区”,依

据生态敏感性分析,划定生态茶园与制茶工坊的建设区域。生态茶园采用立体种植模式,在茶树间种植花卉、药材等植物,形成多层次的生态景观。制茶工坊结合传统制茶工艺与现代生产技术进行设计,设置原料处理区、加工制作区、产品包装区等功能空间,利用农田发展观光农业运用田园综合体规划理念,打造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业空间。

4.2.3配套产业空间建设。依据人流量与交通可达性分析,布局旅游服务设施。采用街区式布局模式,打造民宿集群、特色餐饮、文创商店等功能板块。民宿集群结合当地建筑特色,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特色餐饮区集中展示地方美食文化;文创商店设置产品展示区、制作体验区等。

4.2.4利益共享机制空间保障。建立“村集体+企业+农户”合作模式,在空间规划上为各方提供保障。村集体以土地、文物资源入股,在土地利用规划中明确村集体资产的空间范围与使用方式。企业负责规划建设企业办公区、员工宿舍区等设施,满足企业运营需求。农户通过参与旅游服务获得收益,在非遗工坊、观光农业等区域设置就业岗位,方便农户就近就业。

4.3人才治理创新:本土培育与外部引入结合

4.3.1本土人才振兴空间规划。开展“村民技能培训”,利用村落内的闲置建筑改造为培训教室,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根据培训内容进行功能分区,设置理论教学区、实践操作区等。重点培养一批兼具文化保护意识与服务能力的“乡村旅游管家”,通过案例教学、实地演练等方式,提升村民的专业技能与服务水平。

4.3.2外部智力支持空间建设。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基地”,在村落边缘区域选址建设研究基地大楼,按照功能需求划分为实验室、研究室、会议室等区域,用于开展课题研究。引入专业规划团队,对旅游开发、产业布局等进行动态监测与优化。

设置规划监测办公室,配备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监测设备等,实时监测村落发展变化,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规划方案,确保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4.4政策资金保障:制度创新与多元投入并重

4.4.1政府引导,公众参与。传统村落中的建筑是传统村落的外在形式^[5],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和灵魂的载体,由政府牵头,建立相关法规和监督机构,引导村民的建设活动。

同时,要充分考虑村民利益,鼓励村民自主参与保护村落传统风貌和文化遗产,进而增强其对村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4.4.2政策协同机制。制定《甲路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明确各部门职责(如住建部门负责建设管控,文旅部门负责业态引导),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将村落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强化监督问责。

探索“保护与发展”用地指标置换,对核心区保护成效显著的区域,在建设控制地带或村域其他地块给予用地指标奖励,缓解保护与民生发展的用地矛盾。

4.4.3多元化资金筹措。争取国家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文物修缮、基础设施改造等公益性项目;发行“文化遗产保护债券”,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旅游设施建设。建立“以用促保”机制,对利用闲置古建筑开展文化业态的项目给予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政策优惠,实现保护资金的自我循环。

5 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通过构建“文化遗产活化—产业融合发展—人才治理创新—政策资金保障”的四维路径,实现历史空间保护、文化生态延续与乡村经济振兴的协同共进。

研究提出的“三维模型”(分级保护—活态传承—协同治理)可为同类商业型古村提供可复制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平衡真实性保护与旅游开发、激活村民主体意识等方面具有实践参考价值^[6]。

5.2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数字技术应用”,如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文物资产溯源,或通过元宇宙平台构建虚拟古村,拓展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场景。同时,需深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转化”的研究,探索非遗技艺与现代设计、品牌IP的跨界融合路径,为传统村落注入持久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郭雪婷,史思杰,汪琦,等.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策略研究[J].农业与技术,2025,45(08):171-175.

[2]翟海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以河南省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4,43(3):117-122.

[3]薛乾明,黄跃昊,邓清文,等.传统村落的活态评价与适应性保护发展研究——以陇中黄土丘陵沟壑区3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J].南方建筑,2024,(04):54-63.

[4]白万东.《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共赢机制研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推进[J].建筑学报,2024,(12):118-119.

[5]朱磊.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发展中的山水画境重塑——以安徽省祁门县桃源村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23,(05):57-64.

[6]田方舟.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乡村振兴中的风险社会治理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4(05):151-160.

作者简介:

张诗瑶(2000—),女,汉族,河南南阳人,在校研究生,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城市更新与历史遗产保护。